

融媒体建设中的修辞伦理问题及管控策略

张佳奇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DOI:10.61369/EST.2026030008

摘 要： 数智时代的到来，对舆情管控提出了新的挑战。信息组织和传播中的修辞伦理问题是舆情引导和管控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多元融合的媒体环境下，尝试概括修辞伦理问题的类型，探究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内调外控”的管控策略，“内调”方面，切实提高用户素养，提升修辞“自律”；“外控”方面，完善媒介监管、法律法规，打造动态监测量化标准。

关 键 词： 融媒体；伦理修辞；内调外控；舆情管控

Rhetorical Ethics Issue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in Integrated Media Construction

Zhang Jiaq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digital age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public opinion control. The ethical issues of rhetoric i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guiding and controlling public opin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ypes of rhetorical ethical issues in a diverse and integrated media environment,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se issues, and propose a control strategy of "internal adjustment and external control". In terms of "internal adjustment", it effectively improves user literacy and enhances rhetorical "self-discipline"; In terms of external control, we will improve media supervis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reate dynamic monitoring and quantitative standards.

Keywords： integrated media; ethical rhetoric; internal tone; external control;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引言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发生融合，实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融媒体建设总体呈现出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全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宏大目标。推动融媒体行业发展的同时，舆情引导和管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现今，媒介信息生产和用户互动中的不良修辞现象比比皆是，严重违背修辞伦理，扰乱舆论环境的健康生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意见》中已经强调，推进媒体融合深入发展需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修辞伦理问题直接关系到融媒体“内容建设”的质量，因此，对修辞伦理问题的认识和管控刻不容缓。

根据传播特征和媒介特点，修辞行为主要包括“公共修辞”和“个体修辞”。“公共修辞”是指以公共利益为指向，进行公共意志表达，公共权力建构等诉求为主的信息组织行为。权威新闻发布机构借助传统方式，借助新兴媒介“两微一端”平台进行新闻的发布，以及受众互动所涉及的信息组织所呈现的交互面貌均为“公共修辞”。“个体修辞”则是用户个人发表观点的信息组织行为。有关修辞伦理，“公共修辞”情况反映出相关媒体平台的功能定位和责任意识状况，“个体修辞”情况反映出个体的媒介素养及道德素养，因此，健康有序的融媒体发展环境的建设需要充分重视修辞伦理问题，运用切实可行的引导策略加以规范。

一、修辞伦理问题溯源

（一）修辞传播主体的扩大化及匿名化

广播、电视、纸媒类的传统媒体以封闭式的单向主导传播为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融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的话

语权被下放，信息传播的主体开始多元化。传统媒介权力机构以外的职业新闻媒体平台、微博大V、草根民众都可以在公共事件中发挥其传播作用。

另外，匿名化使得违规对象信息不明，吴东英等指出“由匿名而产生的平等性削弱了在社会层级中存在的表现出尊敬和顺从

项目信息：本文系2023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网络群域话语互动与社会舆论动态研判》（项目号：23YYC318）、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改研究项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现代汉语〉课程互动教学模式研究》（项目号：XJGY20244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佳奇，女，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职教师，硕士导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语法及语用方向）博士。

的压力”，匿名带来个人责任的模糊与消隐，造谣、诋毁、违背道德等宣泄情绪的言辞现象均是主体无视伦理责任的修辞行为，严重影响舆论环境的健康有序。

（二）传播环境信任系统的异化

修辞伦理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休戚相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受众输入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念，“后现代”的价值观影响广泛。这种价值观的渗入必然带来交际者交际行为复杂化，触及传统言语道德规范。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传播平台以“受众需求”为准绳，考虑受众的市场及心理偏好，在“流量至上”利益的驱使下抢占传播时间、用夸张、虚假信息博关注，这种做法在数字传播的多元形式下，其恶劣影响会迅速蔓延，带来信任危机。过渡的情感抒发和圈层式的信任系统，以及规则的缺位也带来了修辞伦理失序。

（三）信息监管及法律制度尚待完善

多元媒介下违背伦理的修辞现象复杂，这一现实情况给信息监管和法制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对网络言语行为的监管工作确实有所推进，舆情监管部门针对全民关注的热点事件出现的谣言，已经开始通过微博开设的官方辟谣平台即时发布辟谣信息，提醒大众认识真相。但触碰伦理道德的信息类型丰富，信息监管如何做到全面、即时地监督与警示，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同样，法律体系中，如何制定合理适度的法律法规，惩戒违背伦理道德的不规范行为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两个方面作为应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外在管控工具，要随着多元化的媒介类型和传播特征进行丰富、调整。

二、修辞伦理问题的类型

融媒体时代的信息表达主体多元，媒介丰富，媒介平台的利益驱动和个体肆意表达的背景下，修辞伦理问题已经相当严峻，主要的修辞伦理问题有以下四类。

（一）网络谣言类

“谣言”是指特定的环境下，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不符合事实的叙述或解说，“网络谣言”主要指发生在网络环境下的谣言。有些谣言是在某一事件的基础上的“主观臆断”，具有一定的真实成分，而大部分谣言是非真实的，也存在少部分事前谣言在事后却跟事实耦合的情况。无论哪一种谣言都会造成社会信任危机、政府公信力受损等恶劣后果。谣言的网络传播与口头传播相比，传播速度快、控制难度大、受众范围广。其流传过程中，如果频繁出现于个体联结范围的推送信息中，这种信息复现会诱导其对谣言的判断，从而使得更多的个体成为谣言的传播链。以2020年初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单日（5月2日）发布的辟谣信息，我们对在列的新冠疫情期期间涉及的典型谣言作了相关方面的分析：

谣言事件	谣言机制	修辞目的	直接恶性影响
粮食短缺，赶紧屯米抢油	主观臆测	吸引关注、提升点击率	引发大面积恐慌
北京各年级开学时间确定	捕风捉影	吸引关注、提升点击率	误导其他省区学校对疫情判断
新冠抗体可使人免受“二次感染”	主观推理	吸引关注、提升点击率	造成二次传播隐患
5G造成新冠病毒传播	主观臆测	吸引关注、提升点击率	误导认知，对5G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	主观臆造	提升关注度	引发阴谋论
各地摘口罩时间已经确定	用虚假数据提供理据	提升信息转发量	妨害疫情防控
俄罗斯将大规模驱逐中国公民	捕风捉影	吸引关注、提升点击率	引发社会恐慌
湖北农产品传染新冠病毒	主观臆造	吸引关注、提升点击率	引发社会恐慌

以上谣言均是发布者抓住大众对疫情信息高度关注的特点，这类造谣信息在受众迭代转发中，获得信任，并引发“妨害疫情防控”“引发社会恐慌”等重大问题。

（二）歧误类

歧误类主要涉及表意不明、感情色彩误导、文题不符等问题。发布者出于利益考虑，有意误导受众关注其信息。题目的设置与正文内容不匹配，题目为吸引受众的点击，从受众心理出发进行修辞，然而正文文本或视频、图片内容并不对应其主题，这是个人及媒体平台的失信、失实，违背修辞伦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技术应用、内容设置、传播形式等多方面的融合，总体上信息短、平、快的特点，使歧误类修辞迅速扩张，成为某些不良媒体平台提升点击量的常用修辞模式。

（三）污言秽语类

交际者身份的隐匿是网络话语交际中充斥大量污言秽语的重要原因。用户不合时宜的任意宣泄情绪、甚至诋毁谩骂，即使用“沙比”“卧槽”等同音形式进行美化，仍然免不了低俗之感，带来负面修辞效果和消极社会影响。尤其是关注度较高的公众人物，带来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Papi酱因视频内容爆粗口，被广电总局勒令整改。热点网络事件，往往会伴随对当事人采用恶性修辞，这种恶性修辞，不顾及语用原则和道德约束，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

（四）滥用称谓类

“称谓语”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与修辞伦理相关的现象，“称谓语”蕴含了社会发展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伦理“秩序关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我国现已从儒家思想沉淀出细致、丰富的称谓体系。

伴随我国伦理意识的发展，逐渐演化出对“称谓”的忌讳修辞——“讳饰”。某些事物和人群有特殊的敬讳形式，如：国家及地区名称、某领域功勋卓越的代表人物姓名。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等需要使用特定的讳称形式，如隐私需要得到保护的特殊群体，像“热点事件和法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重大传染病携带者及精神障碍者”“犯罪嫌疑人家属”等。“称谓”在网络交际

中有淡化的趋势，年轻群体在匿名情况下会倾向于少用称谓或使用新式称谓进行替代，其修辞效果不一。有些低劣称谓形式是某些发布者有意为之，在此次全球范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中国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疫情窗口期，然而某些国家居心不良，转嫁矛盾，称新冠病毒为“ZG 病毒”。这一称谓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违背道德的称谓，这种敌视态度势必影响疫情的防控进程。

性别歧视、等级歧视、对障碍人群的歧视称谓会引导不良的社会风气，造成消极社会影响。如，对残障人士不应使用“残废人”“瘸子”“傻子”等蔑称。《中国妇女报》关注两性平等，提出“剩女、XX 娘、事业线、直男癌、剩男、娘炮”等词语涉及性别歧视，应被禁用。

三、管控策略：内调外控、标本兼制

（一）提高用户素养，提升修辞“自律”

陈汝东教授在《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中提到“修辞主体的社会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话语信息和修辞方式的选择”，只有个体内在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有很高的道德素养，法律法规等外在约束措施才能真正指导、约束和规范个人话语修辞行为。也就是说修辞伦理的规定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人们的语言生活，关键在于修辞行为主体的道德素养状况。

从个人素质的角度来讲，“媒介素养”是指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公民建立自己的个人媒体是要正确表达自己，既要知道“我要说”，更要知道“说什么”和“如何说”。其中，“如何说”便包含话语内容应遵守网络环境下的修辞伦理道德的标准。“道德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高需要从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入手。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才刚刚起步，教师队伍的建设和课程内容设置方面需要全方位建设推进。努力打造高素质、专家型教师队伍，课程内容的设置在培养青少年对媒介信息的认识及使用能力的同时，还应强化伦理道德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培养青少年群体“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也需要随着融媒体的发展适应新的要求，保证报道的客观性、提升公共服务意识，做到专业自律，明确在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塑造中的责任，并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二）完善外控功能，打造动态监测量化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撰文强调“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明”，健康的媒体生态需要切实可行的信息管理和法律制度进行引导和强制。融媒体形式的多元化，信息监管应考虑多种方式配合，采取多角度信息监管。一是融媒体的建设中已着手构建动态监测量化的评估标准，需要进一步挖掘计算机技术潜在的辅助监管作用，有计划推进实现媒介系统“实时自查，自动定位、文字警示、实时上传”等功能。计算机高精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这种监管方式有实现的可能。二是落实话语责任制，实行信息发布平台和群主责任制，加强即时监管力度，责任人需要即时对不当修辞的发布者进行警示和处理。另外，虚拟社会的用户行为应与现实身份信息相联结，建立个人“网络信用档案”，在当前媒介的“议程设置”中，建立个人信息的线上与线下的接口，实现信息责任制。用网络信誉督促个人的线上话语活动。三是重点加强对“意见领袖”的监管，包括重要新闻发布平台、公众人物、网络红人等。“意见领袖”具备的号召力会影响受众的认知和信息组织行为。监管部门对其着重监管，使其明确话语行为的标准，避免出现悖伦理的修辞行为。

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亟需完善，如何从法律效力上对道德主体的修辞行为形成约束，情节的严重程度应如何界定，法律惩罚力度应如何把握，这些问题需要在充分的案例考察中进行数据观察统计，并结合违背伦理事件后果和影响范围大小的评估进行法律的制定。对不同级别的典型问题进行分级管控，使得法律手段能够切实引导个体性及类型性事件发展的方向，保证个体表达在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总的来说，在具体的“修辞伦理”法律法规的建设上，达到一种“和而不同”，寻找多元媒介类型中修辞问题的共性和个性，从普遍和特殊两个维度建立修辞伦理规范的量化标准。根据修辞问题造成或潜在造成消极后果的严重程度进行法律、法规的设定。

总体来看，修辞伦理问题的改善需要网络相关管理机构、多元媒体平台和用户个体等共同参与合作，在“内调外控、标本兼治”的管控策略下，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环境的清明格局。

参考文献

- [1] 常媛媛，曾庆香. 新型主流媒体新闻的身份建构：角色展演与道德规训 [J]. 新闻界，2020(02).
- [2] 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 丁晓蔚，汪琪. 自媒体谣言治理：基于区块链技术特点的思路 and 对策 [J]. 当代传播，2020(05).
- [4] 田训龙.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研究 [D]. 北京交通大学，2017.
- [5] 余秀才. 全媒体时代的新媒介素养教育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02).
- [6] 吴东英，李朝渊，冯捷强. 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J]. 当代语言学，2016，18(04).
- [7] 邢佳妮. 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探索 [J]. 传媒，2020(15).
- [8] 吴苏锦. 中国妇女报发布性别歧视类禁用 [DB/OL]. 中国妇女报. <https://mp.weixin.qq.com/s/82AwhjqrmCL5CzYmUr5Qpg?2017-7-27>.
- [9] 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 [D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25/c_1124044208.htm. [2019-1-25]
- [10]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DB/OL]. 新华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2020-9-26].
- [11] 媒体融合：用得真是真本事 [DB/OL]. 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3/16/c_1124241389.htm. [2019-3-16].